

文公易說

卷九卷十

DE 12  
975  
5



975  
5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九

繫辭上傳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繇分

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

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荅吳仁傑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

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以繫辭傳為說卦蓋

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

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

不得謂之說卦也

同上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

朱文公易說卷九



月 日 未

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則覆卦之象有不可行者矣同上

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熹所以說易只是卜筮之書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其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

固敘傳並在後

廖德明錄

又曰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沈僴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

同上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同上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

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  
 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  
 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  
 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  
 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晏淵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  
 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  
 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剗地好然而那般以追蠹  
 樣說話也不可曉盡不辭其善味只言箇辭  
 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  
 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

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  
 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  
 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  
 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正矣是說性自  
 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  
 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  
 弟子所勦入耳楊道夫錄  
 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先生曰編得亦雜只  
 是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  
 觸類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

不是

襲蓋卿錄

易言卷九

三

問繫辭第一章第二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先生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沈儻錄

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言造化之實以明下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

乾坤定矣龜山之說解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上句是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進者陰變而為陽退者陽變而為陰方變而未定故曰進退若已定則是剛柔也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

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

一說剛

柔相推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鼓之以  
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  
牡麻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

易知則有親夫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  
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易從則有功做事不煩  
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  
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  
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爲之事  
自然廣大

問可久可大只是說賢人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

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  
乎其中則是聖人也又問成位乎其中程張二說  
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吳必大錄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  
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  
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  
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  
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晏淵錄

天尊地卑止變化見矣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  
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  
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周謨錄

繫辭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萬人傑錄

方以類聚方猶事也同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先生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

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

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

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

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劉砥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

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袞同說曰莫分不得

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

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

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

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

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

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

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

問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

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

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陳文蔚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  
或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先生曰不必如此  
分下章說得分明又問下章之變化者進退之象  
此是變則自漸而著化則自盛而衰否先生曰是  
變自陰而陽化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  
親切 林學蒙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  
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  
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  
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

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未  
嘗不相錯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  
否荅云亦是 荅董錄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  
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  
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  
盪何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  
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  
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  
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  
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



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  
故謂之摩盪又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  
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  
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  
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  
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  
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  
坤為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  
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  
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  
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

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  
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教事處  
故易簡而天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又言變化者  
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  
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  
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  
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  
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  
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  
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  
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

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先生曰是

董銖錄

問剛柔相磨八卦相盪答云磨是兩箇相磨盪是漸漸盪磨是兩箇磨做四箇四箇磨做八箇盪是八箇相盪做十六箇十六箇相盪做三十二箇三十二箇相盪做六十四箇比磨便闊了

呂輝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磨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盪是磨轉底意思

黃顯子錄

相盪只是相摩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它底意思

晏淵錄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

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李閔祖錄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  
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  
那成男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楔子才  
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晏淵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事半就人事上說去  
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  
了陰陽全是氣柔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  
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  
剛柔健順之粗者  
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

陽這般須錯看

陳淳錄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凝結成兩箇人後方生  
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  
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  
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子是自然爆出來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  
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  
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  
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  
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

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葉賀孫錄

次夜味道問天下萬事不離陰陽答曰泛觀天地近

觀人情物理皆然如一剛一柔通書說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便是剛柔各生一剛一柔而四也又曰

只是一陰一陽一陰上又生一陰一陽一陽上亦

有一陰一陽自此凡三四加之即成六十四卦

萬事備足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且道男子身上

豈不具陰陽若不具陰陽者便不成此身也

黃顯子錄

問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

天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

之意當字如何形容答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

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答呂祖儉

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

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又問如何是易

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

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

簡今人多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

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

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錢木之錄

乾知大始 知主之意也 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

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

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其乾先發得有頭

腦特因而為之故簡

甘節錄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

是知先生曰此知是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

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

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

一字之間

襲蓋卿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

則是健順之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

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金去偽錄

問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

猶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

問物如瓶施水無它艱阻故以易知大始也易則易

知言人體乾之易故白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

答云文義亦得之

荅董錄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得人

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得不

費力

晏淵錄

乾以易知蓋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

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

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

至健不能也

沈簡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

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  
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  
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  
則無睹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  
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  
行履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  
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  
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  
其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面前遇著有阻處便不  
行了此其所以為至順同上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答曰乾

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以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  
乾坤為二卦在天地卦中皆是此理易之易從不  
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周謨錄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湯泳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却易理會易字難理  
會看他是怎生便會易遂曰被他健了為他是自  
然恁地所以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  
所謂同行不妨掉臂便是這樣說話又曰繫辭中  
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方伯謨問乾坤易簡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只  
是箇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

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  
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故乾無  
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葉賀孫錄  
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難  
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  
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  
問乾以易知為是他恁地健所以行得易而萬物生  
他都不費氣力然而他恁地健又不是要恁地  
蓋是實理自然合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  
易更不須安排人物便自是順從他曰是如此但  
順理而行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便自

是易 呂輝錄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易曉易字難說他了  
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以  
同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  
皆是這意又問健不是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  
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呂輝錄  
先生云順底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是健自是易同上  
先生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自是從上面乾知太  
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  
解其義如何曰此一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

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極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

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陳文蔚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先生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睹當無如何只是行將去都無因依如口之欲語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



是行履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  
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  
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  
此其所以爲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着有阻處便  
不行了此其所以爲至順後又見先生云前日說  
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錯了乾到險  
處便止不行所以爲恒易知險坤亦然

問易則易知先此作樂易看今聞先生之論又却作  
容易說是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曰容易如何便  
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不得  
如破竹又曰這便是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怕

不健若健則自易易自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  
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  
之縱大海却不費氣力又曰簡便順理而行却有  
商量

周標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生曰  
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爲天地亦不可  
指乾坤爲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  
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  
從

周標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下只爲易知易從故可親可  
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

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

同上

黃子功問繫辭乾坤易簡之理繼之以久大賢人之德業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彊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

下氣怡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

陳文蔚錄

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說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

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予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哉 萬人傑錄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簡易字他却說

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 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

義理而不為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曾祖道錄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也即承受那乾底生

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則是一箇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工夫齊着同乃得也 周儻錄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

意思 晏淵錄

問本義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  
流行於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所值以斷吉凶  
也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  
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變化無窮人始得因其變  
以占吉凶先生云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是  
一爻不變或都全不變則又以不變者為主則不  
變者又反為變也 呂輝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  
人本意未必不是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  
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

何 楊道夫錄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  
自吉而向凶切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  
發鄙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  
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  
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  
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  
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  
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  
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必竟是向  
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

有不生於極治

林學蒙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  
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  
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  
不至於悔吝矣曰然吝與悔與憂與憂與  
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  
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  
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  
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  
險坤言阻近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

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  
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  
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  
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  
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 周謨錄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

復始

先生易解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

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  
苦患難中心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  
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

先天易學卷九

二十

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

春

夫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沈備錄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者自凶而趨於吉吝者自吉而趨於凶 林夔孫錄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凡物各有四處之如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吉凶善惡之著悔吝善惡之微剛柔為之著變化為之微

凡皆如此則成四

黃顯子錄

過便悔不及便吝

吳必大錄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甘節錄

悔陽而吝陰

黃顯子錄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甘節錄

問悔吝是二義否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至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

有進善之理者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蔭  
惡庇護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吳必大錄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  
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  
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  
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  
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  
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  
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  
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  
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

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  
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  
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  
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  
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  
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沈僭錄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  
理若一向密去又不是易底意思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  
曰明是配冬否曰似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  
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

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  
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无咎者存  
乎悔非如迷復字意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  
入惡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  
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  
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  
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  
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  
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  
以善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  
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

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  
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  
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  
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  
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  
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  
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了漢至宣帝  
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  
向扶不起了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  
秋之春時節曰是

葉賀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



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為剛陰化為  
 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  
 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  
 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  
 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  
 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  
 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  
 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作如  
 此看否答云亦得之 荅董銖

問變化二字之義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  
 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曰自

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之陰是漸漸  
 消厭將去

陽化而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  
 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謂卦及爻之初終  
 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曰有契於心則  
 自然樂又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  
 占決 吳必大錄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

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先生曰然

林學履錄

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自顯者

鄭可學錄

爻者言乎變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先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董銖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有分辯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

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

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此說與本義異○萬人傑錄

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

分辯之義泰卦為大否卦為小卦有大小辭有險

易遇好卦便說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

說得艱險如睽困之類是也

吳必大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初萌動可

問向吉凶之微處以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呂輝錄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无咎震動也欲

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  
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  
至於吉凶者也 周謨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爻辭如  
休復吉底自是平易困于葛藟自是險先生曰大  
約也是如此吉凶悔吝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  
便柔柔極便剛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凶是冬悔  
是春吉是夏吝是秋秋又是冬去或問此配陰陽  
當如此於人事上如何先生曰事未嘗不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若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  
未至於凶是凶之道矣 呂輝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  
之所問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  
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  
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  
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  
時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盡見  
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  
說得四卦也不知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好底卦  
係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  
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不好底

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  
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  
卦辭險即此可見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其 校訂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問世有大小辭辭辭大辭小辭小辭大辭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

繫辭上傳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云云曰凡天地  
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  
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  
縫之彌是恁地無縫底意思某所以解徧滿也不  
甚似既而曰也得云云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  
能彌綸得他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道本  
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  
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

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  
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  
問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  
流彌而非綸則空踈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  
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之道  
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  
間之物莫非易之道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  
問人用易以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之彌是糊合  
之使泯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彌合之鶻命成一  
箇物事更無縫罅雖無縫隙而其中有條整整不

亂不只一箇鶻命無分別而已也  
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  
渾然無有縫罅而其中

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  
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封彌之義言

封彌得無縫罅也  
先生解作  
徧滿之意惟其封彌得泯無縫罅

乃徧滿也  
萬人傑錄

彌綸天地之道彌則有脗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

精粗之意彌而不綸則混沌綸而不彌則事不相

屬  
陳文蔚錄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為陽地理為  
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  
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

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 吳必大錄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它童子問中說  
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樣  
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  
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却只去這上面  
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  
可知近來胡五峯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  
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晏淵錄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同上  
仰觀天俯察地只有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般許多般

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

陽粗說時只是奇耦 黃顯子錄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易書之理仰  
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便只是陰陽剛柔凡許多  
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  
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陰仰觀俯察便皆知  
其故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注

天文則晝夜上下  
地理則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  
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

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知得較虛所以屬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二句本是皆知之事何以言之不流便是貞也所以皆屬知

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其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入於變詐矣細分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知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之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天地是大德敦化曲成萬物如小德川流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死

生鬼神之理皆知之不倚於一偏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神无方者或在陰或在陽易无體者是或為陰或為陽也或在陰或在陽者如方在春或已在夏方在秋或已在冬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而又為冬此所以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要之只是陰陽而已萬人傑錄先生因舉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徐寓錄

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无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存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吳必大錄原始反終推原其始却回頭轉來看其終萬人傑錄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由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

宋文公易說卷一



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  
 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  
 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矣夫如是凡  
 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  
 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  
 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  
 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蘇氏易解  
 林學蒙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先生曰人未死  
 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  
 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林恪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

到得魂氣歸于天體鬼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  
 說魂則鬼可見葉賀孫錄

賀孫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  
 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  
 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  
 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  
 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  
 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  
 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  
 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  
 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

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自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鬼氣屬陽鬼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鬼降今人將死有云鬼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鬼氣歸於天形鬼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同上

遊魂為變周易只說得一邊蓋是陰魂歸土遂為無用之物釋氏亦說地水火風所謂陰為野土則地水是也火風皆屬陽又云昭明是言其光景焜蒿

是言遊氣之飛揚悽愴是人感觸處如漢武祠

如有風肅然即其事

萬人傑錄

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鬼既生鬼

爓者為鬼

先有鬼而後有鬼

故鬼常為主為幹

沈僞錄

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易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鬼氣升於天體鬼歸於地神氣上升鬼鬼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

徐寓錄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鬼也變則

是鬼鬼相離獨說游鬼而不言鬼鬼離鬼之意自可見矣

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萬人傑錄

陽鬼為神陰鬼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

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鬼為變鬼遊鬼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董銖錄

精氣就物而言鬼鬼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為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董銖錄

問精氣為物游鬼為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鬼變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鬼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

陽然竟氣上游體鬼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徂落  
徂升也便是竟之游落即鬼之降古之祭祀求諸  
陽所以求其竟求諸陰所以求其鬼祭義中有宰  
我問鬼神之義一段甚分明古注亦好

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游竟自

有而無其說亦分曉○吳必大錄

易言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竟  
鬼但出底氣便是竟精便是鬼譬如燒香燒得出  
來底汁子便是鬼那成煙後香底便是竟竟者鬼  
之光焰鬼者竟之根

黃義剛錄

林學履問精氣為物遊竟為變先生曰此是兩箇合  
一箇離精氣合則竟鬼合而疑結為物離則陽已

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

同上

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以易中說遊竟為變曰陽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  
物精氣聚則為物氣散則氣為竟精為鬼竟升為  
神鬼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則  
是兼言之曰然

輔廣錄

精氣為物遊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鬼物  
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鬼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  
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鬼鬼為鬼志氣為竟竟為神  
故禮曰體竟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  
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

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鬼者有鬼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彊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鬼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鬼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鬼聚氣聚則鬼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鬼降則氣散鬼遊而无所知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

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氏易解辨

鬼神之理洵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祗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邪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之精氣爲物者

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荅云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謂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神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荅程洵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无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曰便是陰陽去來曰固是問曰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鬼否曰死則謂之魂鬼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

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曰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噓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熱湯放入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如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袞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林夔孫錄

問神之申也其情狀可得而知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公如何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以至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无形狀可求故有此問先生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申也遂曰這般處橫渠有數說得好又曰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貫通又舉橫渠語曰云云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又舉橫渠語曰一故神兩

故化云云兩在故不測是在陽又在陰无這一則這兩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一消長又曰化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曰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方且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舊時為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物事了覺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功夫而今學者都恁地泛泛見得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好理會不得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已須要射得

中方得

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先生曰鬼神之神此神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董銖錄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荅方士繇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

沈僞錄

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為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



問不過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與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不流樂天知命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真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智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

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晝與夜皆

知也萬人傑錄

問知能周乎萬物而道却只是濟天下是其知不過乎萬物當然之理非如老佛氏別於事物之外別說一種懸空道理便是過也先生曰不須理會他說且看自家是如何知周乎萬物又曰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荅曰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

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荅呂祖儉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各就一理晏淵錄

問旁行而不流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吳必大錄

天下皆憂吾何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何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楊道夫錄

安土是要對那樂天說 晏淵錄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 萬人傑錄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與上文樂天知命故不憂對說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已私渾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安土然後能敦乎仁自家不安如何能愛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安土敦仁其愛斯廣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

下亦只是言箇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謂各隨人氣質偏處見仁亦屬陽智亦屬陰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却就人氣質上言因問尹子云鬼神情狀只是解游翫為變一句即是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於此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先生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質鈍想伊川亦不曾與此說 吳必大錄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得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 晏淵錄  
或問易所謂安土敦乎仁如何曰安土者隨所遇而

安若自擇安處便只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金去偽錄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鑄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者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便不過差此便是否先生曰事事物物無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

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

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問範圍天地之化曰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箇模範以明之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圍裏聖人於天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以此爲他做箇塗轍更無過差然此猶其小者耳

吳必大錄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而不通夜通生而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

問通乎晝夜而知曰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

然也 吳必大錄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神无方易无體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若恁地袞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它那箇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

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无一日不變无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導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陰陽做出來

一本注其體謂之易此體是箇骨字○晏淵錄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同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蘇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

皆惑也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

蘇氏易解辨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火者無有之象也始雜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

無有此真道之似也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日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摩而言之故其說如此同上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

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  
截然各据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性善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  
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  
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其所見者爲  
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  
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愚謂孟子道性善蓋  
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  
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  
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

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  
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  
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  
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  
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  
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  
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  
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  
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  
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並同上



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

或問理氣先後先生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太極動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

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一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陰陽動靜之理而易具太極謂乾有之何也曰若論文王之易只是作大亨利貞是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黃義剛錄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  
妙用謂之神是忽時不可測忽時一來忽時一去  
忽時來這裏忽時在那裏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  
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  
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萬人傑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  
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  
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  
云道具於陰而成乎陽竊意道之大體是則曰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功必始於靜先生  
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  
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  
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  
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  
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  
這一般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金去偽錄  
先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尋常如何說諸友各舉先儒注解及已見對先生

俱不以爲然却舉通書首章誠者聖人之本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不是太極道

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流行運用未有定

質者爲陽此繼之者善也已附着成形不可變易

者爲陰此成之者性也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

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

者陰陽之理也此說得之答石子重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

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

陰一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

期之變亦然楊驥錄

時舉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

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先生曰孟子亦只是大

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

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

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潘時舉錄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

陰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自一歲言

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

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

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物渾然是一箇道理故人未

生以前此理本靜所以言成之者性此則屬陰林學蒙錄  
 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  
 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  
 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  
 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  
 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領之董錄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  
 答云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  
 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後事周謨錄  
 陳淳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

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  
 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  
 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十二月六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答曰  
 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  
 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  
 上事周謨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太極繼之者善是太極之流  
 行曰太極何嘗不流行運動不已見其動便謂始  
 於靜見其靜又謂始於動故謂如循環之無端詳

推此義於天地間又問一陰一陽是渾然全體之太極成之者性是分裂無限底太極曰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記前夜語太極云繼之者善天地如大洪鑪善如金在鎔寫出在模範中各鑄成物事出來

黃顯子錄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天道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在孟子說得麤說得疎略孟子

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余大雅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

楊道夫錄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

而不全濁氣間隔廖德明錄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

問有仁義同上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是它命辭不出有差還見  
問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

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

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葉賀孫錄

先生出示荅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

見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

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

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

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是如何先生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身

上說耳潘時舉錄

問氣質之性曰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

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得說善到

成之者便是性黃榦錄

顯子問惟是此性之理本於五行所以問荅中語中

間元有界限甚分明曰然又問理氣先後曰理在

先又曰才有理便有氣二者更不可分先後一陰

一陽流行賦予在人既有形質便與之性故曰成

之者性其初未成形質只謂之善不可名之以性

也顯子問繼之者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予在萬物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殺出來所以爲繼之者善問一陰一陽太極安在曰一陰一陽便是太極在陰陽之中觀繼之者善乃可見所以易之書上本陰陽太極推之一事一物之微吉凶悔吝此理無不在此箇意思儘可玩索

黃顯子錄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造物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性

黃榦錄

問或謂明道所說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

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不知是否先生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爲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注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此數字分明有着落則此段儘易看

董銖錄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

書云易大傳言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  
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荅書覺得未是  
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  
性是說人性流行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  
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  
已生之云曰然 陳文蔚錄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  
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荅嚴世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  
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  
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言之 萬人傑錄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  
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  
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  
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  
之發如此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  
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分別得甚句是本  
又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脉自明矣 荅黃灝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出道則  
問有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萬人傑錄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 甘節錄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



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

同上一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

是器善與性是道

萬人傑錄

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  
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  
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  
之序

復而繼 廖德明錄

有飛蟻爭集于燭而死指以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  
是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

待盡

楊道夫錄

或問成之者性也先生云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

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

性是理無是物先生云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襲蓋御錄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

變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

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

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

象隱然不待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

不貫故以為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

答張洽

橫渠曰凡物莫不皆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

之由蔽有厚薄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

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  
 天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  
 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  
 為人物云云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  
 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  
 水流而就下也云云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  
 來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  
 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  
 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  
 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

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  
 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  
 如此所以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嘗謂易在  
 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緣他本  
 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李閔祖錄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  
 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  
 他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  
 便以為智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

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呂輝錄

仁靜智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智者見之陰也

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

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

事皆有動靜

湯泳錄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

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

道為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

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愚謂蘇

氏不知仁知之根於性顧以仁知為妄見乃釋老

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

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蘇氏易  
解辨

問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

業至矣哉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

陰之知也業之成也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

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

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其德之發見其藏諸

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先生曰不如

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

朱文公易說卷十  
三十一  
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之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見這裏又曰元亨利貞如也可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便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方且是公共一箇到得一箇便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那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

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



及子既生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則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在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先生曰然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以貫藏諸用似一水流而爲川止而爲淵激而爲波

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如耳之能聽目之能

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行此是發用處也  
畢竟怎生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  
才不識都被他瞞又云如一叢禾他初生共這一  
根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一箇性命及至結  
實收成則一粒各成一性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  
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  
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  
家修養有納甲之法他只用乾坤震兌艮巽共六  
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  
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  
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也

顯諸仁

流行發見處

藏諸用

流行發見底物

正如穀喻仁是藏諸用也

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萬人傑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答云明道兩對極好天

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

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周謨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

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人也安得無憂但聖

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林夔孫錄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

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晏淵錄

盛德大業一章先生云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

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又曰又漸漸說去易上去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便只略成一箇形象到得坤處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又曰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又曰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出這事變人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了天下物事

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吳必大錄

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

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若纔工夫不到業無由

得大小間措諸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沈備錄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自富

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與通

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底道理要做這般用黃顯子錄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

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

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



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

晏淵錄

問目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何如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

林壘孫錄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之謂坤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易本義效訓呈與此

錄異○萬人傑錄

問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曰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者陳也如今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

吳必大錄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如禮記中效犬者左效羊者右之效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坤便呈出他那法來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子細詳密了一箇是一

箇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

晏淵錄

陳埴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徐寓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